

詩，自己的曆法

—主講人：許悔之

（一）旅行

鞋要去旅行
帶著腳，腳上的身體
身體裡的靈魂
要去旅行

雨傘要去旅行
帶著雨，雨中的凝視
到達了異國的機場
猶不停地滴水

摺得整整齊齊的
手帕也要去旅行
我送給你用來擦汗
風寒時擤鼻涕的
貼身的手帕
始終跟隨著你
出境入境

夢見在旅行
思念的身體
宛若輕脆的瓷瓶

◎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人間副刊》

（二）有鹿

天空持續燃放著
無聲的花火
我們停步
牽著手
於彼大澤
和一隻鹿對望
良久

有鹿
有鹿哀愁
食野之百合

（三）妄念記

濃霧的早晨
舊金山像是包裹著一層
白紗的心臟
親愛的
海鷗是我們
航向老去的前導

當你睡醒之際
神無念無想
灑出了一天的時光
天使在港灣的上空巡守
海底長滿了葡萄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四
在 San Francisco）

（四）歡喜

——寫給往生的父親許英勇
先生（1940～1998）

我想，菩薩的病痊癒了
父親，苦累到這裡
終於止息
心是瑪瑙，骨是黃金
眼是晶亮的琉璃
諸佛之所和風暖陽
菩薩牽著你

和風暖陽中菩薩
菩薩歡喜的牽著你
莫要回首了
若有托生
生於天上諸佛之所
於彼所在
妙樂隨時響起

不再有刀兵，惡疾和恐懼
不再有飄墮，苦惱與死厄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地藏王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父親你離開了
我流淚，卻有說不出的歡喜

（五）慈悲的名字

——為 SARS 疫病中殉身的
醫護英雄而寫

陳靜秋，胡貴芳
林佳鈴，林重威
林永祥，鄭雪慧
誦念你們的名字一次
就如同經歷一回
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大願

倖存的我們
聆聽了你們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你們死去的那一天
就是復活的日子
你們是無上
慈悲的藥師琉璃光如來
在無藥可治的人間
慈悲的化身
投身於疫病的燄火
而化成了紅蓮
載我們安穩行過如此
翻滾的大海
死亡的海

死亡僅在伸臂之外
你們用肉身將之摒擋
讓我們安睡
而無憂苦危厄
你們的肉身
是內外明澈的琉璃
純淨，無有瑕穢
讓我們誦念
這些慈悲的名字：
陳靜秋，胡貴芳
林佳鈴，林重威
林永祥，鄭雪慧
誦念這些慈悲的名字
大願的藥師琉璃光如來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七日）

（六）好奇怪的人生啊

——悼黃國峻

好奇怪的人生啊
稍早當你進入神的屬地
滿山的五色鳥，瞬地啼叫了
你回過頭來
向我們說
好奇怪的人生啊
其實你沒有開口
純然是我們的幻覺

你將受享永恆的時間
那是神
給予純淨而憂鬱的靈魂
歷經塵世困擾後
黃金的回報
但是你，為什麼
要突然回過頭
對我們露出靦腆的笑容
好像有話要說

我們向你說
好奇怪的人生啊
你離我們如此之近
卻去得那麼的遠

（二〇〇三年六月廿四日）

（七）不忍——詩致林義雄

讓蚯蚓繼續翻身在土裡
在最接近天空的蘭陽盆地
整座平原宛若一架鋼琴
母者和孫女是斷去的那根弦
這一次，她們並沒有時間
可以彈到高音 C

所有的蚯蚓都將繁殖在這裡
春雨像飛針刺痛了
土地的背脊
善良的靈魂猶依依
不忍登上從空而降的天梯
她們一再徘徊

她們躲進雨中的一棵尤加利
大樹堅強地挺直了腰桿
不忍讓她們看見
那彎下身來而抱面痛哭的自己
但終究，還是有一些滾燙的雨滴
穿過了樹葉之間的縫隙

（八）肉身

——緬甸和平反抗者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夜裡，那具熟悉的男體
又在眼前不斷地飄浮
只有他，才能撫觸我
背後的疤痕
我爲他懷胎
生養孩子
病了的時候，他趴在
床前吻我
虛弱的額頭

虛弱的緬甸
猶在沼澤中沉淪
夢中他向我伸出一雙手
不斷地痙攣，而陷落
我看見大不列顛的船艦在
黑暗中昂揚的穿入
伊洛瓦底江上游
一八八六，英印帝國
征服了佛陀之土
殖民者帶來了種植的技術
忖想餵飽了我們的民族
就餵飽我們的靈魂

罷工和抗爭
換來了新的國家
新的詛咒卻跟著誕生
持槍蠻橫的軍人
逮捕總統，關閉大學
槍殺群眾……
——莫非那注定是
翁山家族捨身之土？
像父親一樣，爲了愛
必須用肉身抵償
年老的母親寫信來
說她比緬甸病得更深

這一次，我必須推開
英倫重重的大霧
拋夫別子，回國去
嘗那毒花苦果

佛陀慈悲
賜給我空拳赤手
抵抗十萬甲冑
昔日和父親並肩的同仁
今天卻退化成猛獸
尼溫他下令
槍決投票的結果
背叛革命的人
當然也背叛了佛陀
在群眾裡，我聽見
他們高喊著：翁姬！翁姬！
除了羞赧的笑容
我多麼想，啊爲自己的遲到
而低頭認錯——

那些年輕的士兵
在找被軟禁的處所外
點起了紙菸
爲了肚子
就算煮食天上的星星
佛陀也會原諒他們
如同愛憐自己犯錯的孩子
這一次，我將選擇飢餓
輪迴之中
只有佛陀才能
才能收割豐碩的五穀
絕食，絕食
捨身飼虎
佛說，生命不止於
一燈或者二燈
在太陽還沒照到的地方
誓不斷情
願做飢餓的眾生！

在沉默的佛陀面前

圓滿的靈魂
一如他撫觸著我
乾枯的肉身

- ◎一九九一年作品
- ◎收入《八十年詩選》
- ◎收入《肉身》，一九九三年，皇冠出版

（九）齋飯

——翁山蘇姬結束囚居

這一次我離開囚室之際
陽光正好。整座中南半島
一只迎向海洋的鉢
我感覺自己和同胞
像一顆顆堅實的米粒
被海洋的水冲刷，淘洗
陽光似火，我們取槍桿為薪
慢慢地煮出一鉢飯
從十方來
向十方布施
鴿子或猛虎都好
毒龍和綿羊皆不推拒
飢餓的幼兒咬痛母親的乳頭

我走出囚室
看管我多年的兵士
羞愧地垂頭
當土地淪為花木的墳穴
天空變成飛鳥的牢籠
我什麼也不能做——
除了做一顆飽滿的
拒絕受潮和腐臭的米粒
之外，我還堅持清遠的香味
那抖顫的發芽，抽穗和結實
是的，困厄之時

生命仍須像煮飯一樣
全神貫注

現在我將迎接那水
佛陀已經伸出祂的手
為我，我們淘洗
我將在水中旋浮，滌淨
啊最後安靜地沉落
等待那火
等待那火
我感覺自己停經後的身體
在秋涼之中悲傷和快樂
我去淘米取水
煮一鉢齋飯
獻奉給噬人的餓狼
和三世的諸佛

- ◎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聯合副刊》
- ◎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世界副刊》
- ◎ 收入《八十三年詩選》

